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四百四十一至六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吳垣

謄錄監生臣陸昺

太平廣記卷四百四十一　　宋　李昉等　編

畜獸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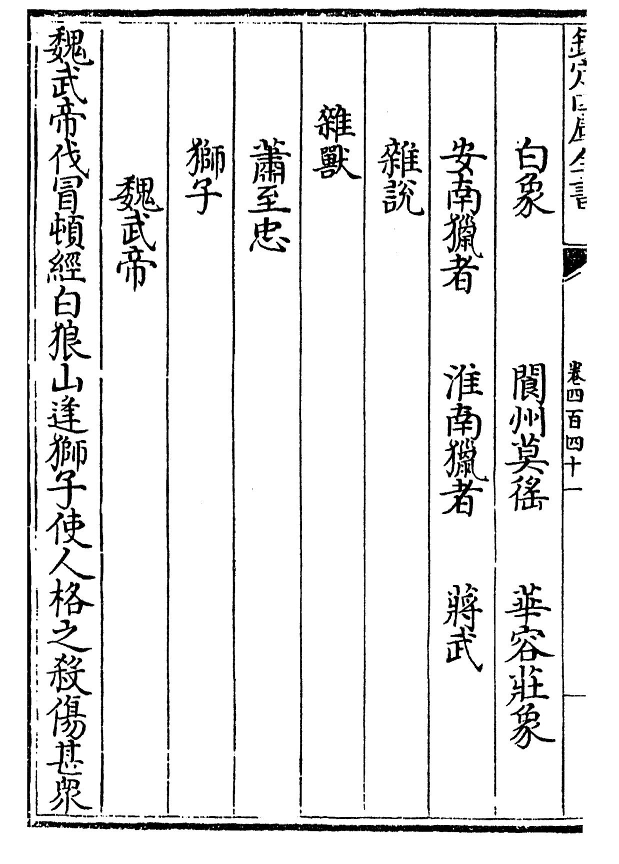
獅子

後魏武帝　後魏莊帝　雜說

犀

通天犀　雜說

象



白象　閬州莫徭　華容莊象

安南獵者　淮南獵者　蔣武

雜説

雜獸

蕭至忠

獅子

魏武帝

魏武帝伐冒頓經白狼山逢獅子使人格之殺傷甚衆

王乃自率常從健兒數百人擊之獅子哮吼奮迅左右咸驚汗忽見一物從林中出如狸超上王車軛上獅子將至此獸便跳於獅子頭上獅子即伏不敢起於是遂殺之得獅子一子此獸還未至洛陽三十里路中雞狗皆伏無鳴吠者出博物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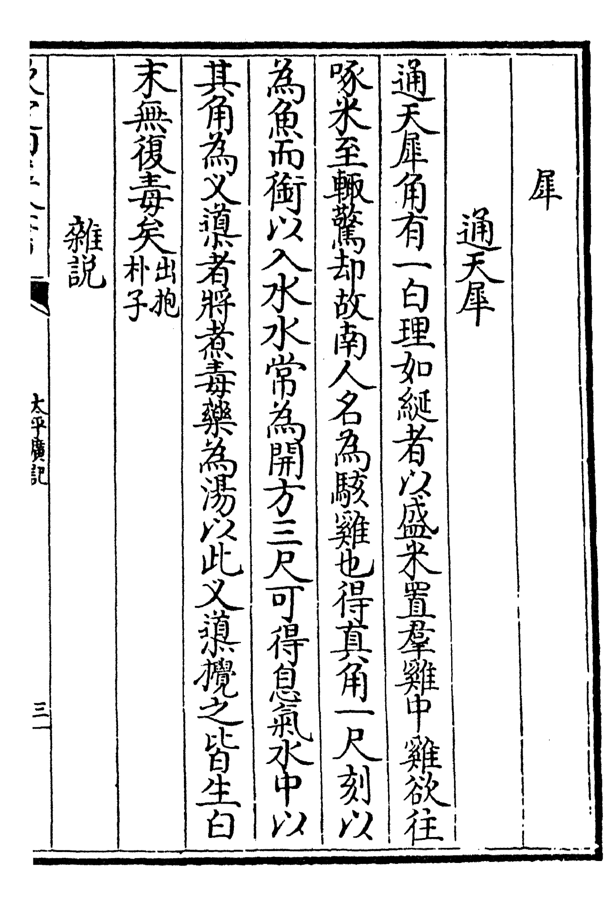
後魏莊帝

後魏波斯國獻獅子永安末始達京師莊帝謂侍中李彧曰朕聞虎見獅子必伏可覓試之於是詔近山郡縣

捕虎以進鞏縣山陽並送二虎一豹見獅子悉皆瞑目不敢仰視園中素有一盲熊性甚馴善帝令取試之虞人牽盲熊至聞獅子氣驚怖跳踉曳鎖而走帝大笑出伽藍記

雜說

釋氏書言獅子筋為絃鼓之衆絃皆絕西域有黑獅子棒獅子集賢校理張希復言舊有獅子尾拂夏月蠅蚋不敢集其上舊說蘇合香獅子糞也出酉陽雜俎



犀

通天犀

通天犀角有一白理如綖者以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往啄米至輒驚却故南人名為駭雞也得真角一尺刻以為魚而銜以入水水常為開方三尺可得息氣水中以其角為叉導者將煮毒藥為湯以此叉導攪之皆生白末無復毒矣出抱朴子

雜說

犀之通天者必惡影常飲濁水當其溺時人趕不復移足角之理形似百物或理不通者是其病然其理有倒插正插腰鼓倒插者一半已下通正插者一半已上通腰鼓者中斷不通故波斯謂牙為白暗犀為黑暗段成式門下醫人吳士臯常職於南海郡見舶主說本國取犀先於山路多植木如狙杙云犀前脚直常倚木而息木爛折則不能起犀角一名奴角有鸊處必有犀也犀三毛一孔劉孝標言犀墮角埋之人以假角易之出酉陽雜俎

象

白象

後魏洛水橋南道東有白象坊白象者永平二年乾陁羅國所獻背設五采屏風七寶坐床容數十人真是異物常養于乘黃象常曾壞屋毀牆走出于外逢樹即拔遇墻亦倒百姓驚怖奔走交馳太后遂徙象於此坊出伽藍記

閬州莫徭

閬州莫徭以樵採為事常於江邊刈蘆有大象奄至捲之上背行百餘里深入澤中澤中有老象卧而喘息痛聲甚苦至其所下於地老象舉足足中有竹丁莫徭曉其意以腰繩係竹丁為拔出濃血五六升許小象復鼻捲青艾欲令塞瘡莫徭摘艾熟挼以次塞之盡艾方滿久之病象能起東西行立已而復卧回顧小象以鼻指山呦呦有聲小象乃去須臾得一牙至病象見牙大吼意若嫌之小象持牙去頃之又將大牙莫徭呼象為將

軍言未食患飢象往折山栗數枝食之乃飽然後送人及牙還行五十里忽爾却轉人初不了其意乃還取其遺刀人得刀畢送至本處以頭抵人左右搖耳久之乃去其牙酷大載至洪州有商胡求買累自加直至四十萬尋至他人肆胡遽以華席覆牙他胡問是何寶而輙見避主人除席云止一大牙耳他胡見牙色動私白主人許酬百萬又以一萬為主人紹介併各罷去頃間將錢而至本胡復爭之云本買牙者我也長者參市違公法

主人若求千百之貫我豈無耶往復交爭遂相毆擊所
由白縣縣以白府府詰其由胡初不肯以牙為寶府君
曰此牙會獻天子汝輩不言亦終無益固斬胡方白云
牙中有二龍相躩而立可絶為簡本國重此者以為貨
當值數十萬萬得之為大商賈矣洪州乃以牙及牙主
二胡並進之天后命剖牙果得龍簡謂牙主曰汝貌貧
賤不可多受錢物賜敕閬州每年給五十千盡而復取
以終其身出廣異記

華容莊象

上元中華容縣有象入莊家中庭卧其足下有槎人為出之象乃伏令人騎入深山以鼻掊土得象牙數十以報之出朝野僉載

安南獵者

安南人以射獵為業每藥附箭鏃射鳥獸中者必斃開元中其人曾入深山假寐樹下忽有物觸之驚起見是白象大倍他象南人呼之為將軍祝之而拜象以鼻捲

人上背復取其弓矢藥筒等以授之因爾遂騁行百餘里入一谿谷至平石迥望十里許兩崖悉是大樹圍如巨屋森然隱天象至平石戰懼且行且望經六七里往倚大樹以鼻仰拂人人悟其意乃攜弓箭緣樹上象於樹下望之可上二十餘丈欲止象鼻直指意如﨑令復上人知其意遲上六十丈象視畢走去其人夜宿樹上至明見平石上有二目光久之見巨獸高十餘丈毛色正黑須臾清朗昨所見大象領几象百餘頭循山而來伏

於其前巨獸躩食二象食畢各引去人乃思象意欲令其射因傅藥矢端極力射之累中二矢獸視矢吼奮聲震林木人亦大呼引獸獸來尋人人附樹會其開口又當口中射之獸吼而自擲久之方死俄見大象從平石入一步一望至獸所審其已死以頭觸之仰天大吼頃間羣象五六百輩雲萃吼叫聲徹數十里大象來至樹所屈膝再拜以鼻招人人乃下樹上其背象載人前行羣象從之尋至一所植木如隴大象以鼻揭植羣象皆

揭日旰而盡中有象牙數萬枚象載人行數十步內必
披一枝葢示其路訖尋至昨寐之處下人於地再拜而
去其人歸白都護都護發使隨之得牙數萬嶺表牙為
之賤使人至平石所巨獸但餘骨存都護取一節骨十
人舁致之骨有孔通人來去出廣異記

淮南獵者

張景伯之為和州淮南多象州有獵者常逐獸山中忽
有羣象來圍獵者令不得去有大象至獵夫前鼻絞獵

夫置之於背獵夫刀仗墜者象皆爲取送還之於是䭾
獵夫徑入深山羣象送於山口而返入山五十里經大
盤石石際無他物盡象之皮革餘血肉存焉獵夫念曰
得無於此啗我乎象負之且過去石五十步有大松樹
象以背依樹獵夫因得登木焉弓墜於地象又鼻取仰
送之獵夫深怪其故象既送獵夫訖因馳去俄而有一
青獸自松樹南細草中出毿毛髮鬣爪牙可畏其大如
屋電目雷音來止磐石若有所待有頃一次象自北而

來遥見猛獸俯伏膝行既至磐石恐懼戰慄獸見之喜以手取之投於空中投已接取猶未食噉獵夫望之歎曰畜獸之愚猶請救於人向來將余於山欲予斃此獸也予善其意曷可不救於是引滿縱毒箭射之洞其左腋獸既中箭來趨獵夫又迎射貫心獸踣焉宛轉而死小象乃馳還俄而諸象二百餘頭來至樹下皆長跪展轉獵夫下前所負象又以背承之負之出山諸象圍繞喧號將獵夫至一處諸象以鼻破阜而出所藏之牙焉

凡三百餘莖以示獵夫又負之至所遇處象又皆跪謝恩而去獵夫乃取其牙貨得錢數萬出紀聞

蔣武

寶歷中有蔣武者循州河源人也魁梧偉壯膽氣豪勇獨處山巖惟求獵射而已善於蹶張每賫弓挾矢遇熊羆虎豹靡不應弦而斃剖視其鏃皆一一貫心焉忽有物叩門甚急遂武隔扉而窺之見一猩猩跨白象武知猩猩能言而詰曰與象叩吾門何也猩猩曰象有難知

我能言故負吾而相投耳武曰汝有何苦請話其由猩猩曰此山南二百餘里有嵌空之大巖穴中有巴蛇長數百尺電光而閃其目劒刃而利其牙象之經過咸被吞噬遭者數百無計避匿令知山客善射願持毒矢而射之除得此患衆各思報恩矣其象乃跪地灑涕如雨猩猩曰山客若許行使請挾矢而登武感其言以毒淬矢而登果見雙目在其巖下光射數百步猩猩曰此是蛇目也武怒蹶張端矢一發而中其目象乃負而奔避

俄若穴中雷吼蛇躍出蜿蜒或挾或踴數里之內林木

草芥如焚至暝蛇殞乃窺穴側象骨與牙其積如山於

是有十象以長鼻各捲其紅牙一枝跪獻於武武受之

猩猩亦辭而去遂以前象負其牙而歸武乃大有資産

出傳

奇

雜說

安南有象能黙識人之是非曲直其往來山中遇人相

爭有理者即過負心者以鼻捲之擲空中數丈以牙接

之應時碎矣莫敢競者出朝野僉載

龍象六十歲骨方足今荆地象色黑兩牙江猪也咸亨

二年周澄國遣使上表言訶伽國有白象口垂四牙身

運五足象之所在其土必豐以水洗牙飲之愈疾請發

兵迎取象膽隨四時在四腿春在前左夏在前右如無

定體也鼻端有爪可拾針肉有十二般惟鼻是其本肉

陶貞白言夏月合藥宜置牙於藥旁南人言象兀惡犬

聲獵者裹糧登高樹搆熊巢伺之有羣象過則為犬聲

悉舉鼻吼𠮟循守不復去或經五六日困倒則下潛刺殺之耳穴薄如鼔皮一刺而斃胷前小横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没食其肉令人體重古訓言象孕五歲始生出酉陽雜俎

環王國野象成羣一牡管牝三十餘牝者牙纔二尺迭供壯者水草卧則環守牝象死共穵地埋之號吼移時方散又國人養馴者可令代樵出酉陽雜俎

廣之屬郡潮循州多野象牙小而紅最堪作笏潮循人

或捕得象爭食其鼻云肥脆偏堪作炙或云象肉有十二種象膽不附肝隨月轉在諸肉楚越之間象皆青黑唯西方佛林大食國即多白象劉恂有親表曾奉使雲南彼中豪族各家養象負重致遠如中夏之畜牛馬也蠻王宴漢使於百花樓樓前入舞象曲動樂作優倡引入象以金羈絡首錦繡垂身隨拍騰蹋動頭搖尾皆合節奏即天寶中舞馬之類也唐乾符四年占城國進馴象三頭當殿引對亦能拜舞後放還本國出嶺表錄異

雜獸

蕭至忠

唐中書令蕭至忠景雲元年為晉州刺史將以臘日畋遊大事至羅先一日有薪者樵於霍山暴瘧不能歸因止巖穴之中呻吟不寐夜將艾似聞悉窣有人聲初以為盜賊將至則匍匐伏於林木中時山月甚明有一人身長丈餘鼻有三角體被豹鞹目閃閃如電向谷長嘯俄有虎兕鹿豕狐兔雉雁駢匝百許步長人即宣言曰

余玄冥使者奉北帝之命明日臘日蕭使君當順時畋
獵爾等若干合箭死若干合鎗死若干合網死若干合
棒死若干合狗死若干合鷹死言訖羣獸皆俯伏戰懼
若請命者老虎洎老麋皆屈膝向長人言曰以某等之
命即實以分然蕭公仁者非意欲害物以行時令耳若
有少故則止使者豈無術救某等乎使者曰非余欲殺
汝輩但令自以帝命宣示汝等刑名即余使乎之事畢
矣自此任爾自為計然余聞東谷嚴四兄善謀爾等可

就彼祈求羣獸皆輪轉懽呌使者即東行羣獸畢從時

薪者疾亦少間隨往覘之既至東谷有茅堂數間黃冠

一人架懸虎皮身正熟寢驚起見使者曰濶別既久每

多思望今日至此得非配羣生臘日刑名乎使者曰正

如高明所問然彼皆求救於四兄四兄當為謀之老虎

老麋即屈膝哀請黃冠曰蕭使君每役人必恤其飢寒

若祈滕六降雪巽二起風即不復遊獵矣余昨得滕六

書知已喪偶又聞索泉家第五娘子為歌姬以妬忌黜

美若汝求得美人納之則雪立降矣又巽二好飲汝若求得醇醪賂之則風立至矣有二狐自稱多媚能取之河東縣尉崔知之第三妹美淑嬌艷絳州盧司户善釀醪妻産必有美酒言訖而去諸獸皆有懽聲黄冠乃謂使者曰憶含質在仙都豈意千年為獸身悒悒不得志聊有述懐一章乃吟曰昔為仙子今為虎流落陰涯足風雨更將班毳破余身千載空山萬般苦然含質謫已滿唯有十一日即歸紫府矣久居於此將别不無恨

恨因題數行於壁使後人知僕曾居於此矣乃書北壁
曰下玄八千億甲子丹飛先生嚴含質謫下中天被班
革六十甲子血食澗飲厠猿狖下濁界景雲元紀昇太
一時薪者素曉書誦因密記得之少頃老猿負美人至
纔及笄歲紅袂拭目殘粧妖媚又有一猿負美酒二瓶
香氣酷烈嚴四兄即以美女及美酒瓶各納一囊中以
朱書一符取水噀之二囊即飛去薪者懼且為所見即
尋路却回未明風雪暴至竟日乃罷而蕭使君不復獵

矣出玄怪録

太平廣記卷四百四十一

太平廣記卷四百四十二　　宋　李昉等　編

畜獸九

狼

狼狽　　狼冢　　冀州刺史子

王含　　正平縣村人　　張某妻

熊

子路　　昇平入山人　　黄秀

狸

董仲舒　張華　山中孝子

淳于矜　劉伯祖　吳興田父

孫乞　黄審　留元寂

鄭氏子　晉陽民家

蜎

費秘　許欽明客　戲𡏖蜎

狼

狼狽

狼大如狗蒼色作聲諸竅皆沸䏶中筋大如鴨卵有犯盜者熏之當令手攣縮或言狼筋如織絡小囊蟲所作也狼糞烟直上烽火用之或言狼狽是兩物狽前足絶短每行常駕兩狼失狽則不能動故世言事乖者稱狼狽出酉陽雜俎

狼冢

臨濟郡西有狼冢近世有人曾獨行於野遇狼數十頭其人窘急遂登草積上有兩狼乃入穴中負出一老狼

老狼至以口拔數莖草羣狼遂競拔之積將崩遇獵者救之而免其人仍相率掘此冢得狼百餘頭殺之疑老狼即狽也出酉陽雜俎

冀州刺史子

唐冀州刺史子傳者忘其姓名初其父令之京求改任子往未出境見貴人家賓從衆盛中有一女容色美麗子悅而問之其家甚愕老婢怒云汝是何人輒此狂妄我幽州盧長史家娘子夫主近亡還京君非州縣之吏

何詰問頓劇子乃稱父見任冀州欲求姻好初甚驚駭稍稍相許後數日野合中路却還刺史夫妻深念其子不復詰問然新婦對答有理殊不疑之其來人馬且衆舉家莫不忻悅經三十餘日一夕新婦馬相蹋連使婢等往視遂自拒户及曉刺史家人至子房所不見奴婢至櫪中又不見馬心頗疑之遂白刺史刺史夫妻遂至房前呼子不應令人壞窓門開之有大白狼衝人走去其子遇食略盡矣出廣異記

王含

太原王含者為振武軍都將其母金氏本胡人女善弓馬素以獷悍聞常馳健馬臂弓腰矢入深山取熊鹿狐兎殺獲甚多故北人皆憚其能而推重之後年七十餘以老病遂獨止一室辟侍婢不許輒近左右至夜即扃戶而寢往往發怒過杖其家人輩後一夕既扃其戶家人忽聞軋然之聲遂趨而視之望見一狼自室內開戶而出天未曉而其狼自外還入室又扃其門家人甚懼

具白于舍是夕于隙中潛窺如家人言舍憂悸不自安至曉金氏召舍且令即市麋鹿舍熟以獻金氏曰吾所須生者耳於是以生麋鹿致于前金氏啖立盡舍益懼家人輩或竊語其事金氏聞之色甚慙是夕既扃門家人又伺而覘之有狼遂破户而出自是竟不還出宣室志

正平縣村人

唐永泰末絳州正平縣有村間老翁患疾數月後不食十餘日至夜輒失所在人莫知其所由他夕村人有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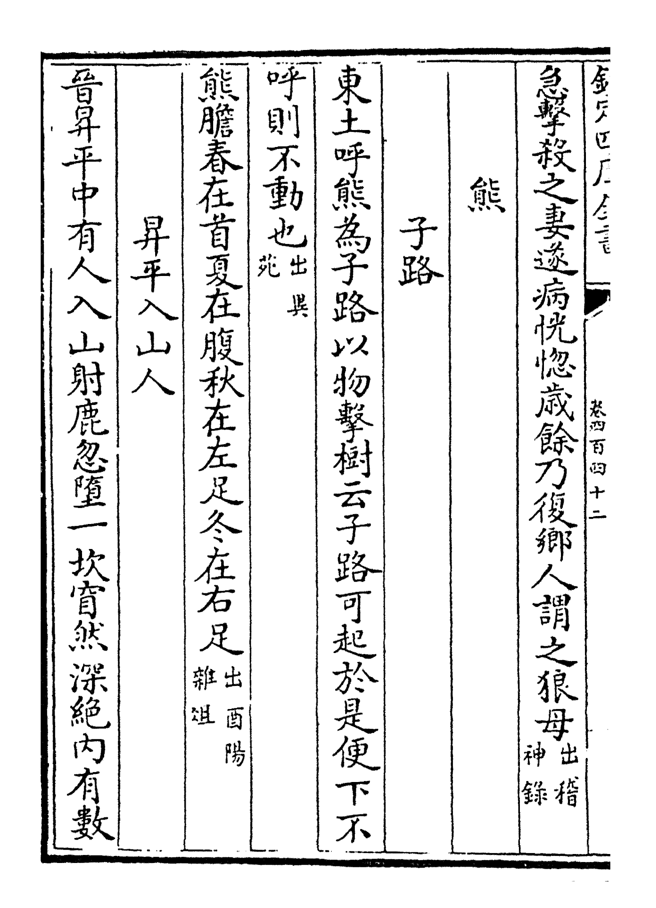
田採桑者為牡狼所逐遑遽上樹樹不甚高狼乃立銜其衣裾村人危急以桑斧斫之正中其額狼頓仆久之始去村人平曙方得下樹因尋狼跡至老翁家入堂中遂呼其子説始末子省父額上斧痕恐更傷人因扼殺之成一老狼詣縣自理縣不之罪出廣異記

又其年絳州他村有小兒年二十許因病後頗失精神遂化為狼竊食村中童兒甚衆失子者不知其故但追尋無所小兒恒為人傭作後一日從失兒家過失兒父

呼其名曰明可來我家作當為置一盛饌因大笑曰我是何人更為君家作也男兒豈少異味耶失兒父怪其辭壯遂詰問答云天比使我食人昨食一小兒年五六歲其肉至美失兒父視其口吻內有臊血遂亂毆化為狼而死出廣異記

張某妻

晉州神山縣民張某妻忽夢一人衣黃褐衣腰腹甚細逼而淫之兩接而去已而妊娠遂好食生肉常恨不飽恒舐唇咬齒而怒性益狠戾居半歲生二狼子既生即走其父



急擊殺之妻遂病恍惚歲餘乃復鄉人謂之狼母出搜神錄

熊

子路

東土呼熊為子路以物擊樹云子路可起於是便下不呼則不動也出異苑

熊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出酉陽雜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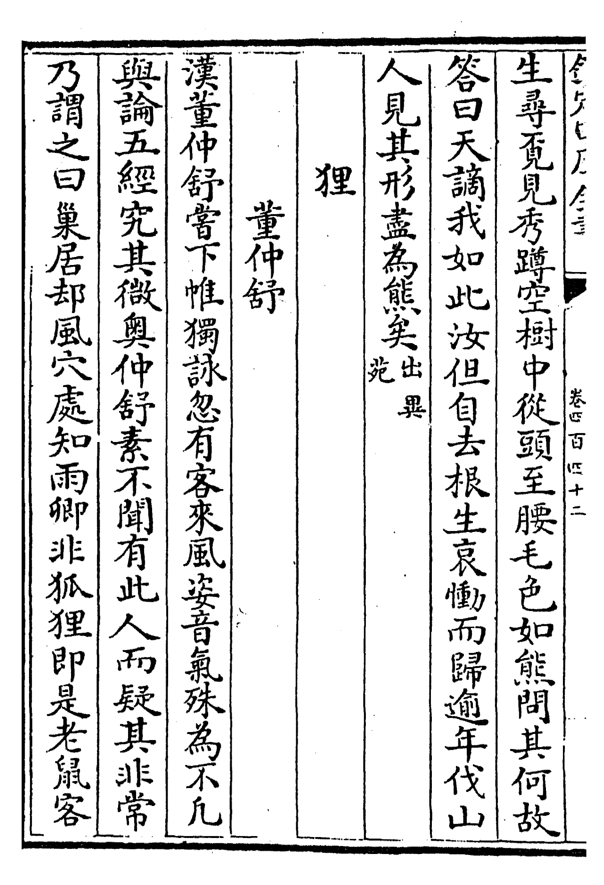
昇平入山人

晉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墮一坎窅然深絕內有數

頭熊子須臾有一大熊入來瞪視此人人謂必以害己良久出藏果栗分與諸子末後作一分以置此人前此人饑久於是冒死取噉之既轉相狎習熊母每旦覔食果還輒分此人此人賴以延命後熊子大其母一一負將出子既盡人分死坎中窮無出路熊母尋復還入坐人邊人解意便抱熊之足於是跳出遂得毋他出續搜神記

黄秀

邵陵高平黄秀以宋元嘉三年入山經月不還其兒根



生尋覓見秀蹲空樹中從頭至腰毛色如熊問其何故答曰天謫我如此汝但自去根生哀慟而歸逾年伐山人見其形盡為熊矣出異苑

狸

董仲舒

漢董仲舒嘗下帷獨詠忽有客來風姿音氣殊為不凡與論五經究其微奥仲舒素不聞有此人而疑其非常乃謂之曰巢居知風穴處知雨卿非狐狸即是老鼠客

聞此言色動形壞化成老狸蹶然而走出幽明錄

張華

張華字茂先晉惠帝時為司空于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狸積年能為幻化乃變作一書生欲詣張公過問墓前華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張司空否華表曰子之妙解為無不可但張司空智度恐難籠絡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歲之質亦當深誤老表書生不從遂詣華華見其總角風流潔白如玉舉動容止顧盼生姿

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辨核聲實華未嘗聞此復商略三史探賾百家談老莊之奧區披風雅之絶旨包十聖貫三才箴八儒擿五禮華無不應聲屈滯乃嘆曰天下豈有此年少若非鬼怪則是狐狸書生乃曰明公當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柰何憎人學問墨子兼愛其若是耶言卒便請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既而又謂華曰公門置甲兵攔騎當是疑于僕也將恐天下之人捲舌而不言智謀之士望門而不進深為明公惜之華不

慝而使人禦防甚嚴豐城令雷煥博物士也謂華曰聞魑魅忌狗所別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復能別唯有千年枯木照之則形見燕昭王墓前華表已當千年乃遣人伐之使人既至華表歎曰老狸自不自知果誤我事于華表空中得青衣小兒長二尺餘將還至洛陽而變成枯木燃之以照書生乃是一斑狸茂先歎曰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可復得出集異記

山中孝子

晉海西公時有一人母終家貧無以葬因移柩深山於其側作冢晝夜不休將暮有一婦人抱兒來寄宿轉夜孝子作冢不已婦人求眠于火邊睡乃是一狸抱一烏雞孝子因打殺擲後坑中明日有男子來問細小昨行以寄宿今為何在孝子云一狸即已殺之男子曰君枉殺吾婦何誣得言狸狸今何在因共至坑視狸已成婦人男子因縛孝子赴官應償死乃謂令曰此寔妖魅但出獵犬則可知魅復來催殺孝子令因問獵事能別犬

否荅云牲畏犬亦不別也因放犬便化爲老貍乃射殺之視婦人已復成貍矣出法苑珠林

淳于矜

晉太元中瓦棺佛圖前淳于矜年少潔白送客至石頭城南逢一女子美姿容矜悅之因訪問二情旣洽將入城北角共盡忻好便各分别期更尅集將欲結爲伉儷女曰得壻如君死何恨我兄弟多翁母並在當問我翁母矜便令女歸問其翁母翁母亦願許之女因敕婢取

銀百斤絹百匹助矜成婚經久生兩兒當作秘書監明果騶卒來召車馬導後前後部鼓吹經少日有獵者過覓矜將數十狗徑突入咋婦及兒並成狸絹帛金銀並是草及死人骨出玄怪錄

劉伯祖

晉博陵劉伯祖為河東太守所止承塵上有神能語京師詔書每下消息輒預告伯祖伯祖問其所食啗欲得羊肝買羊肝于前切之臠隨刀不見兩羊肝盡有一老

狸露形在案前視者舉刀欲砍之伯祖呵止自舉著承塵上須臾大笑曰向者嗷肝醉忽失形與府君相見大慙愧後伯祖當為司隸神復先語伯祖某月某日書當到到期如言及入司隸府神隨逐承塵上輒言省內事伯祖大恐懼謂神曰今職在刺舉左右貴人聞神在此得以相害神答曰如府君所慮當相捨去遂絶無聲出法苑珠林

吳興田父

吳興一人有二男田中作時嘗見父來罵詈趕打之兒歸以告母母問其父父大驚知是鬼魅便令兒斫之鬼便寂不往父憂恐兒為所困便自往兒謂是鬼便殺而埋之鬼遂歸作其父形且語其家二兒已殺妖矣積年不覺後一師過其家語二兒云君尊侯有大邪氣兒白父父大怒師便作聲入父即成一老狸入牀下遂擒殺之向所殺者乃真父也改殯治服一兒遂自殺一忿憤亦死出搜神記

孫乞

烏傷縣人孫乞義熙中賫文書到郡達石亭天雨日暮顧見一女戴青繖年可十六七姿容豐艷通身紫衣爾夕電光照室乃是大貍乞因抽刀斫殺繖是荷葉出異苑

黄審

句容縣麋村民黄審于田中耕有一婦人過其田自畻上度從東適下而復還審初謂是人日日如此意甚怪之審因問曰婦數從何來也婦人少住但笑不言便去

審愈疑之預以長鎌伺其還未敢斫婦但斫所隨婢婦化為狸走去視婢但狸尾耳審追之不及後人有見此狸出坑頭掘之無復尾焉出搜神記

留元寂

長山留元寂宋元嘉十九年曾捕得一狸剖腹得一狸又破之更獲一狸方見五臟三狸雖相包懷而大小不殊元寂不以為怪以皮挂于屋後其夜有羣狸繞之號呼失皮所在元寂家亦無他出異苑

鄭氏子

近世有鄭氏子者寄居吳之重玄寺暇日登閣忽于閣上見婦人容色甚美因與結歡婦人初不辭憚自後恒至房鄭氏由是惡其本妻不與居止常自安處者數月婦人恒在其所後本妻求高行尼令至房念誦婦人遂不復來鄭大怒何以呼此妖尼令我家口不至尼或還寺婦人又至尼來復去如是數四後恒罵其妻令勿用此尼妻知有效遂留尼在房日夜持誦婦人忽謂鄭

曰曩來欲與君畢歡恨以尼故使某屬猒今辭君去矣我只是閤頭貍二娘耳言訖不見遂絶出廣異記

晉陽民家

晉陽以北地寒而少竹故居人多種葦成林所以代南方之竹也唐長慶初北都有民其家地多林葦里中嘗有會宴置餘食于其舍至明日輒不知其所在其民有貯繒帛于其室者亦亡之民竊異焉後夜聞嬰兒號者甚衆迫而聽之則闃然矣明夕又聞民懼且甚後一日

乃語里中他民曰數夕聞林中有嬰兒號吾度此地不當有嬰兒懼其怪耳即相與芟除其林薙其草既窮得一穴中有繒帛食器見野狸十餘有嚬而俯者呻而仰者瞬而乳者偃而距者噭噭然若相愁狀民盡殺之自是里民用安其居出宣室志

蝟

費秘

梁末蜀人費秘刈麥值暴風雨隱於巖石間避雨去家

數里遥望前路有數十婦人皆着紅紫襴衣歌吟而來祕竊怪田野何因有一羣綵衣婦女心異之漸近寂然無聲去祕數步乃各住立少時悉轉背向祕祕到邊過看之其面並無着耳鼻口唯垂烏毛而已於是祕驚怖心迷悶倒地至一更祕父怪不來把火尋之見祕卧在道旁左側有十刺蝟見火爭散走祕至其家百餘日而死出五行記

許欽明客

唐東都仁和坊有許欽明宅嘗有人於許氏廳事冬夜

燃火讀書假寐聞蟲鼠行聲密視見一老母通體白毛上牀就爐炙肚搔癢形容短小不類于人客懼猝然發聲大呌妖物便撲落地絶走而去客以宅舍墻高無從出入乃呼一奴持火院内尋索于竹林中見一大石發石得一白蝟便殺之出西京雜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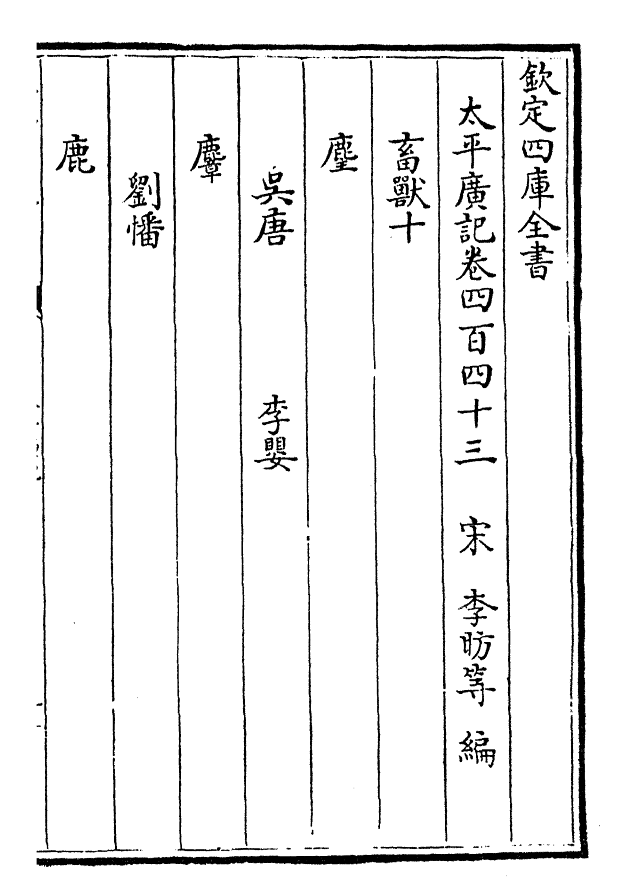
戲場蝟

京國頃歲街陌中有聚觀戲場者詢之乃云二刺蝟對打旣合節奏又中章程時座中有將作李少監韞亦云

曾見出尚書故實

蛸見虎則跳入虎耳出酉陽雜俎

太平廣記卷四百四十二



太平廣記卷四百四十三　宋　李昉等編

畜獸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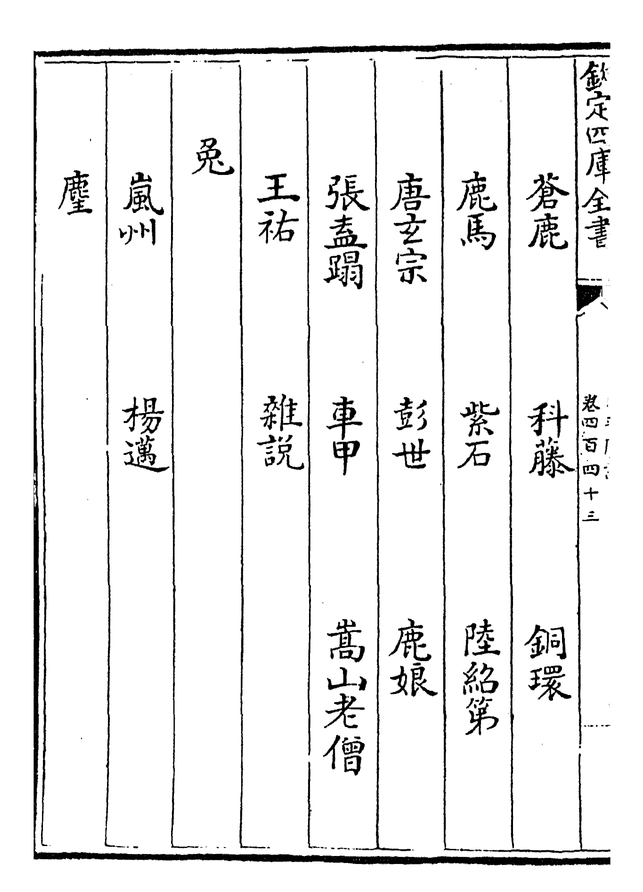
麞

吳唐　李嬰

麖

劉幡

鹿



蒼鹿　科藤　銅環

鹿馬　紫石　陸紹第

唐玄宗　彭世　鹿娘

張盡蹋　車甲　嵩山老僧

王祐　雜說

兎

嵐州　楊邁

麈

吳唐

吳唐者廬陵人也少好射獵矢不虛發嘗方春將其子出獵乃值一麀將麑戲焉麀覺有人氣引麑潛去麑未知所畏因前就唐唐射之而死麀驚還悲鳴唐乃置麑淨地自藏草中麀來俯舐頓伏唐又射之應弦而倒既而又逢一麀張弩之間箭忽自發激中其子唐即投弓抱子撫膺而哭忽聞空中呼曰吳唐麀之愛子與汝何異驚視左右虎從旁出遥前搏折其臂還家一宿而卒出宣室志

李嬰

有李嬰者與弟縚皆善用弩曾射得一麞解其四脚懸置樹間剖以為炙立於火上方欲共食忽見山下有一神人長三丈許鼓步而來手持大囊既至悉斂肉及皮骨并列火上者於囊中逕還山去嬰與弟縚驚駭莫知所措後竟無他出蟠雜説

麞

劉幡

青州有劉幡者元嘉初射得一麞剖腹以草塞之蹶然

而起俄而前走幡怪而拔其塞草須臾還卧如此三馬幡密錄此種以求其類理創多驗（出述異記）

鹿

蒼鹿

鹿千年為蒼鹿又五百年為白鹿又五百年化為玄鹿漢成帝時中山人得玄鹿烹而視其骨皆黑色仙方云玄鹿為脯食之壽至二千歲餘干縣有白鹿土人傳千歲矣晉成帝遣人捕得有銅牌鐫字在角後云寶鼎二

年臨江所獻蒼鹿出述異記

科藤

合浦康頭山有鹿額上戴科藤一枚四條直上各丈許出交州記

雷郡有鹿腥無味不可食俗云海魚所化郡人嘗見魚首而身為鹿者斯信矣與鷹鳩雀雉之化奚異哉出投荒雜錄

銅環

胡向為虢州時獵人殺一鹿重一百八十斤蹄下貫銅環環上有篆字博物者不能識闕

鹿馬

洮陽縣東有華山去縣九十里廻跨峙堞峰嶺參差昔有人因獵見二鹿其一者霜毛純素照耀山谷一者五彩成文煥爛耀日獵人驚其奇異而不射前行數里見一人訶責云使君何來不見二馬耶答云唯見雙鹿曰吾為虞帝所使至衡山與安邱道士相聞君所見鹿是吾馬也出錄異記

紫石

晉安有東山樵人陳氏恒見山中有火光燭天伺之久乃見一大鹿光自口出設罝捕而獲之剖其腹得一紫石圓瑩如珠因寶藏之家自是富至其孫奢縱好酒醉而玩其珠以為石何神因擊碎之家自是貧矣出稽神錄

陸紹第

唐虞部郎中陸紹第為盧氏縣尉嘗時獵遇鹿五六頭臨澗見人不驚毛斑如畫陸怪獵人不射問之獵者言此是仙鹿也射之不能傷且復不利陸不信強之獵者

不得已一發矢鹿帶箭而去及迫射者墜崖折左足出酉陽雜俎

唐玄宗

開元二十三年秋玄宗皇帝狩于近郊駕至咸陽原有大鹿興于前馴然其軀頗異于常者上命弓射之一發而中及駕還乃勅厨吏炙其脏已進而尚食具熟俎獻時張果老先生侍上命果坐于前以其肉賜之果謝而食旣食且奏曰陛下以此鹿為何如上曰吾只知其鹿

也亦未知何如哉果曰此鹿年且千歲矣陛下幸問臣

上笑曰此一獸耳何遂言其千歲耶果曰昔漢元狩五

年秋臣侍武帝畋于上林其從臣有生獲此鹿而獻者

帝以示臣奏曰此仙鹿也壽將千歲今既生獲不如活

之會武帝尚神仙由是納臣之奏上曰先生紿矣且漢

元狩五年及今八百歲其鹿長壽豈歷八百歲而不為

畋所獲乎況苑囿内麋鹿亦多今所獲何妨為他鹿乎

果曰曩時武帝既獲此鹿將捨去之且命東方朔以練

銅為牌刻成文字以識其年系于左角下願得驗之庶表臣之不誣也上即命置鹿首于前詔內臣高力士驗之凡食頃曾無所見上笑曰先生果謬矣左角之下銅牌安在果曰臣請自索之即顧左右命鋏鉗鉗出一小牌實銅製者可二寸許葢以年月悠久為毛革蒙蔽始不見耳持以進上命磨瑩視之其文字刓獘不可識矣上於是信果之不謬又問果曰漢元狩五年甲子何次史編何事吾將徵諸記傳先生第為我言之果曰是歲

歲次癸亥武帝始開昆明池用習水戰因蒐狩以順禮焉迨今甲戌歲八百五十二年上即命按漢史其昆明池果元狩五年所開其甲子亦無差上顧謂力士曰異乎哉張果能言漢武時事真所謂至人矣吾固不可得而知也 出宣室志

彭世

鄱陽樂安彭世晉咸康中以獵射為業每入山與子俱行後忽蹷然而倒化成一鹿跳躍而去其子終身不復

弋獵至孫郤習其事曽射一鹿兩角間有道家七星符并其祖名字及鄉居年月焉覩之悔懊自此永斷射獵出異苑記

鹿娘

常州江陰縣東北石筏山者梁時有伐材人入此山見有麏鹿産仍聞小兒啼聲往視見産一女子因收取養之及長乃令出家為道士時人謂之鹿娘梁武帝為置觀名為聖觀出洽聞記

張盍蹋

昔張盍蹋甯成二人並出家于蜀雲臺山石室中忽有一人着黄練單衣葛巾到其前曰勞乎道士因以鏡照之見是一鹿遂責問之曰汝草中老鹿何敢詐為人形言訖化成老鹿而走去出抱朴子

車甲

陶潛搜神記曰有一士人姓車是淮南人天雨舍中獨坐忽有二年少女來就之着紫纈襦立其牀前共語笑

車疑之天雨如此女人從外來而衣服何不沾濕必是異物其壁上先掛一銅鏡徑數寸回顧鏡中有二鹿在牀前因將刀斫之而悉成鹿一走去獲一枚以為脯食之

嵩山老僧

嵩山內有一老僧結茅居薜蘿間修持不出忽見一小兒獨叅禮懇求為弟子僧但誦經不顧其小兒自旦至暮不退僧乃問之曰此深山內人跡甚稀小兒因何至

又因何求為弟子小兒曰本居山前父母皆喪幼失所依必是前生不修善果所致今是以發願捨離塵俗來求我師寔欲修來世福業也僧曰能如是耶其奈僧家寂寞不同于俗人志願雖嘉能從道心惟一乎小兒曰若心與言違皇天后土自不容耳不唯我師不容也僧察其敏悟知有善緣遂與落髮小兒為弟子後精進勤劬罕有倫等或演法于僧僧不能對或問道于僧僧不能折老僧深重之以為聖賢也後數年時在素秋萬木

凋落凉風悲起磎谷凄清忽慨然四望朗吟曰我本長生深山内更何入他不二門争如訪取舊時伴休更朝夕勞神魂吟訖復長嘯良久有一羣鹿過小兒躍然脫僧衣化一鹿跳躍隨羣而去出瀟湘錄

王祐

岐州西二十里王祐者豪富之家也第宅華麗擬于貴顯常開館舍以待往來至于珍饌芳醪雖有千人詣之曾不缺之忽一日有一道士謁祐自稱華山道士學真

攜一張琴負一壺藥來求寄泊祐性且好道既問之忻然出迎延于深院敬待倍常道士問祐曰君如是富足敵侯伯之樂也福則福矣其如不賢祐笑而起拜道士曰君設食于門下以俟賢俊耶以待餓者而飼之耶若以待餓方今天下安樂餘糧栖畝人無乏絕又何飼之若以俟賢俊則不聞君延一賢揖一俊足以知君自不賢耳無訝我言我恐君有憑痴之名喧譁于人口故以此直言以悟君亦緣感君倍常敬仰我也祐遂慨然動

容再拜之道士又曰我聞人之好樂必有其師事縱橫者寔存遊説之志讀孫吳者那無爭戰之心哉某手携一張琴負一壺藥者豈獨欲勞頓也抑有旨耳携琴者我知琴有古風欲人知我好古又欲化人還淳朴省澆浮也負藥壺者我知人之多病欲人知我有痊平人病之意也我琴非止自化也化人也我藥非止痊自病也痊人病也噫君之富濟于人與夫家累千金剥割人者則殊如以古之豪貴之家待士則怍矣必以賢愚有别

慎保身名無反招謗耳祐復再拜道士乃命酒自酌纔
曙遽辭而去祐令人潛偵之見道士化一大鹿西走不
知所之出瀟湘錄

雜說

江陵松滋枝江村射鹿者率以淘河烏脛骨為管以鹿
心上脂膜作簧吹作鹿聲有大號小號呦呦之異或作
麀鹿聲則麚鹿畢集盖為牝聲所誘人得彀矢而注之
南中多鹿每一牡管牝百頭至春羸瘦盖遊牝多也及

夏則唯食菖蒲一味却肥當角解之時其茸甚痛獵人逢之其鹿不敢逸走伏而不動獵者以繩繫其茸截而取之先以其血來啖然後斃鹿何其苦也歟夫猳麝孔雀以有用賈害良可慜之出北夢瑣言

兔

嵐州

永淳年嵐勝州兎暴千萬為羣食苗並盡不知何物變化及暴已即並失却莫知何所異哉出朝野僉載

楊邁

司農卿楊邁少好畋獵自云在長安時放鷹於野遥見草中一兔跳躍鷹亦自見即奮往搏之既至無有收鷹上鞲行數十步回顧其處復見兔走又搏之亦不獲如是者三即命芟草以求之得兔骨一具蓋兔之鬼也出稽神錄

太平廣記卷四百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四百四十四　宋　李昉等　編

畜獸十一

猿上

白猿　周羣　猳國

歐陽紇　陳巖　魏元忠

韋虛巳子　王長史

白猿

越王問范蠡手戰之術范蠡荅曰臣聞越有處女國人稱之願王請問手戰之道也於是王乃請女女將北見王道逢老人自稱袁公問女曰聞子善為劒得一觀之乎處女曰妾不敢有所隱也唯公所試公即挽林内之竹似枯槁末折墮地女接取其末袁公操其本而刺處女處女應節入之三女因舉杖擊之袁公飛上樹化為白猿出吳越春秋

周羣

周羣妙閑讖説遊岷山採藥見一白猿從絶峰下對羣而立羣抽所佩之刀以投白猿猿化為一老翁手中有玉板長八寸以授羣羣問曰公是何年生荅曰今巳衰邁忘其生之年月憶從軒轅之時始學歷數風后容成皆黄帝之史就余授歷術至顓頊更考定日月星辰之運多差異及春秋時有子韋子野禆竈之徒權略雖驗未得其門爾來世代不復可紀因以相襲至大漢之時有洛下閎得其大旨羣復其言更精勤算術及考校年

歷之運驗于圖緯知蜀應滅及明年歸命皆稱周羣詳陰陽之類也蜀人謂之後聖出王子年拾遺

猳國

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與猴相類長七尺能作人行善走逐人名曰猳國一名馬化或曰玃伺道行婦女年少者輒盜取將去人不得知若有行人經過其旁皆以長繩相引猶故不免此物能别男女氣臭故取女男不知也若取得人女則為家室其無子者終身不得還十

年之後形皆類之意亦感不復思歸若有子者輒抱送還其家産子皆如人形有不養者其母輒死故懼怕之無敢不養及長與人不異皆以楊爲姓故今蜀中西南多姓楊率皆是猳國馬化之子孫也出搜神記

歐陽紇

梁大同末遣平南將軍藺欽南征至桂林破李師古陳徹别將歐陽紇略地至長樂悉平諸洞深入險阻紇妻纖白甚美其部人曰將軍何爲挈麗人經此地有神善

竊少女而美者尤所難免宜謹護之紇甚疑懼夜勒兵環其廬匿婦容室中謹閉甚固而以女奴十餘伺守之爾夕陰雨晦黑至五更寂然無聞守者怠而假寐忽若有物驚寤者即已失妻矣門扃如故莫知所出出門山險咫尺迷悶不可尋逐迨明絶無其跡紇大憤痛誓不徒還因辭疾駐其軍日往四遐即深陵險以索之既逾月忽于百里之外叢篠上得其妻繡履一隻雖雨浸濡猶可辨識紇尤悽悼求之益堅選壯士三十人持兵負

糧巖栖野食又旬餘遠所舍約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迥出至其下有深溪環之乃編木以渡絶巖翠竹之間時見紅緑闇笑語音捫蘿引緪而陟其上則嘉樹列植間以名花其下緑蕪豐軟如毯清迥岑寂杳然殊境有東向石門婦人數十被服鮮澤嬉遊歌笑出入其中見人皆慢視遅立至則問曰何因來此紇具以對相視嘆曰賢妻至此月餘矣今病在牀宜遣視之入其門以木為扉中寛闢若堂者三四壁設牀悉施錦薦其妻卧石

搨上重茵累席珍食盈前紇就視之回眸一睇即疾揮手令去諸婦人曰我等與公之妻比來久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殺人雖百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未返宜速避之但求美酒兩斛食犬十頭麻數十斤當相與謀殺之其來必以正午後慎勿太早以十日為期因促之去紇亦遽退遂求醇醪與麻犬如期而往婦人曰彼好酒往往致醉醉必騁力俾吾等以綵練縛手足于牀一踴皆斷嘗紉三幅則力盡不解今麻隱帛中束之度不

能矣遍體皆如鐵唯臍下數寸常護蔽之此必不能禦兵刃指其旁一巖曰此其食廪當隱于是靜而伺之酒置花下犬散林中待吾計成招之即出如其言屏氣以俟日晡有物如匹練自他山下透至若飛徑入洞中少選有美髯丈夫長六尺餘白衣曳杖擁諸婦人而出見犬驚視騰身執之披裂吮咀食之致飽婦人競以玉盃進酒諧笑甚歡既飲數斗則扶之而去又聞嬉笑之音良久婦人出招之乃持兵而入見大白猿縛四足于牀

頭顱人蹙縮求脫不得目光如電兢兵之如中鎩石刺其臍下即飲刃血射如注乃大嘆咤曰此天殺我豈爾之能然爾婦已孕勿殺其子將逢聖帝必大其宗言絕乃死搜其藏寶器豐積珍羞盈品羅列几案凡人世所珍靡不充備名香數斛寶劒一雙婦人三十輩貌皆絕色久者至十年云色衰必被提去莫知所置又捕採唯止其身更無黨類旦盥洗著帽加白袷被表羅衣不知寒暑遍身白毛長數寸所居常讀木簡字若符篆了不

可識已則置石磴下晴晝或舞雙劍環身電飛光圓若月其飲食無常喜啗果栗尤嗜犬咀而飲其血日始逾午即欻然而逝半晝往返數千里及晩必歸此其常也所須無不立得夜就諸牀嬲戲一夕皆周未嘗寐言語淹詳華音會利然其狀即猳玃類也今歲木落之初忽愴然曰吾為山神所訴將得死罪亦求護之於衆靈庶幾可免前此月生魄石磴生火焚其簡書悵然自失曰吾已千歲而無子今有子死期至矣因顧諸女汍瀾者

久且曰此山峻絶未嘗有人至上高而望絶不見樵者下多虎狼怪獸今能至者非天假之何耶紇取寳玉珍麗及諸婦人以皆歸猶有知其家者紇妻周歲生一子厥狀肖馬後紇為陳武帝所誅素與江揔善愛其子聰悟絶人常留養之故免于難及長果文學善書知名于時出續江氏傳

陳巖

潁川陳巖字叶夢舞陽人僑居東吳景龍末舉孝廉如

京師行至渭南見一婦人貌甚姝衣白衣立于路隅以袂蒙口而哭若有寃抑之狀生乃訊之婦人哭而對曰妾楚人也侯其氏家于弋陽縣先人以高尚聞于湘楚間由是隱跡山林未嘗肯謁侯伯妾雖一女子亦有箕潁之志方將棲踪蓬瀛崑閬以遂其好適遇有沛國劉君者尉弋陽常與妾先人為忘形之友先人慕劉君之高義遂以妾歸劉氏自為劉氏婦且十年矣未嘗有纖毫過失前歲春劉君調補真源尉未一歲以病免盡室

歸于渭上郊居劉君無行又娶一盧氏者濮上人性極
悍戾每以唇齒相及妾不勝其憤故遁而至此且妾本
慕神仙常欲高蹈雲霞安巖壑之隱甘橡栗之味亦足
以終老豈徒擾于塵世適足為累今者分不歸劉氏矣
已而嚬容怨咽若不自解巖性端慤聞其言甚信之因
問曰女郎何所歸乎婦人曰妾一孱人安所歸雖然君
之見問其有意耶果如是又安敢逆君之命巖喜即以
後乘駕而偕焉至京師居永崇里其始甚謹後乃不恭

往往詬怒若發狂之狀巖惡之而且悔明日巖出婦人
即閤扉鍵其門以巖衣囊置庭中毀裂殆盡至夕巖歸
婦人拒而不納巖怒即破戶而入見巳之衣資悉巳毀
裂巖因詬而責之婦人忽發怒毀巖之衣襟佩帶殆無
完縷又爪其面嚙其肌一身盡傷血沾于地巳而嗥吽
者移時巖患之不可制於是里中民俱來觀簇其門時
有郗居士者在里中善視鬼有符籙呵禁之術聞婦人
哭音顧謂里中民曰此婦人非人乃山獸也寓形以惑

于世耳民且告于巖巖即請馬居士乃至巖所居婦人見居士懼甚居士出墨符一道向空擲之婦人大吽一聲忽躍而去立于瓦屋上巖竊怪之居士又出丹符擲之婦人遂委身于地化為猿而死巖既悟其妖異心頗怪悸後一日遂至渭南訊其居人果有劉君廬在郊外巖即謁而問焉劉曰吾常尉于弋陽弋陽多猿狖遂求得其一近茲且十年矣適遇有故人自濮上來以一黑犬見惠其猿為犬所囓因而遁去竟不窮其事因錄以

傳之嚴後以明經入仕終于秦州上邽尉客有遊于太原者偶于銅鍋店精舍解鞍憩馬于精舍佛書中得劉君所傳之事而文甚鄙後亡其本客為余道之如是出宣室志

魏元忠

唐魏元忠本名真宰素強正有幹識其未達時家貧獨有一婢厨中方爨出汲水還乃見老猿為其看火婢驚白之元忠徐曰猿愍我無人力為我執爨甚善乎又常

呼蒼頭未應狗代呼之又曰此孝順狗也乃能代我勞又獨坐有羣鼠拱手立其前又曰鼠饑就我求食乃令食之夜中鵂鶹鳴其屋端家人將彈之又止之曰鵂鶹晝不見物故夜飛此天地所育不可使南走越北走胡將何所之其後遂絶無怪矣元忠歷大官至侍中中書令僕射則天崩中宗在諒闇詔元忠攝冡宰百官總已以聽三日年八十餘方薨始元忠微時常謁張景藏景藏待之甚薄就質通塞亦不答也乃大怒曰僕千里裹

粮而來非徒然也必謂明公有以見敎而乃金口木舌以相遇殊不盡勤勤之意耶然富貴正由蒼蒼何預公事因拂衣長揖而去景藏遽牽止之曰君相正在怒中後當貴極人臣卒如其言出廣異記

韋虛巳子

戸部尚書韋虛巳其子常晝日獨坐閤中忽聞簷際有聲顧視乃牛頭人眞地獄圖中所見者據其所下窺之韋伏不敢動須臾登階直詣牀前面臨其上如此者三

乃下去韋子不勝其懼復將出內即以枕擲之不中乃開其門趨前逐之韋子吁呼但遶一空井而走迫之轉急遂投于井中其物因據井而坐韋仰覩之乃變為一猿良久家人至猿即不見視井旁有足跡奔蹂之狀怪之窺井中乃見韋子在焉懸縋出之恍惚不能言三日方能說月餘乃卒出廣異記

王長史

東都崇讓里有李氏宅里傳云其宅非吉之地固不可

居李生既卒其家盡徙居陸渾別墅由是鍵其門且數年矣開元中有王長史者亡其名長史常為清顯官以使酒忤權貴遂擯為長史于吳越間後退居洛中因質李氏宅以家焉長史素勁聞其宅有不祥之名且曰我命在天不在宅即入而居嘗獨處堂之西宇下後一夕聞其哀嘯之音極清楚若風籟焉長史起而望之見一人衣黑衣立于几上長史嚴聲叱之其人即便舉一足擊長史肩長史懼而退其人亦去長史因病瘡且甚後

句餘方少愈夜中又聞哀嘯之音家童尋之時見黑衣人在庭樹上長史有弟善射于是命弓射之一發遂中其人嗥呌跳上西廡屋瓦而去明日尋其跡皆無所見歲秋長史召工人重修馬廐因發重舍內得一死猿有矢貫脇驗其矢果長史弟之矢也方悟黑衣者乃猿爾

出宣室志

太平廣記卷四百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四百四十五　宋　李昉等　編

畜獸十二

猿中

張鋋　楊叟　孫恪

崔商

張鋋

吳郡張鋋成都人開元中以盧溪尉罷秩調選不得補

于有司遂歸蜀行次巴西會日暮方促馬前去忽有一人自道左山逕中出拜而請曰吾君聞客暮無所止將欲奉邀命某以請願隨某去鋋因問曰爾君為誰豈非太守見召乎曰非也乃巴西侯耳鋋即隨之入山逕行約百步望見朱門甚高人物甚多甲士環衛雖侯伯家不如也又數十步乃至其所使者止鋋于門曰願先以白吾君客當伺焉入久之而出乃引鋋曰客且入矣鋋既入見一人立于堂上衣褐革之裘貌極異綺羅珠翠擁

侍左右鋌趨而拜既拜其人揖鋌昇階謂鋌曰吾乃巴西侯也居此數十年矣適知君暮無所止故輒奉邀幸少留以盡歡鋌又拜以謝已而命開筵置酒其所玩用皆華麗珍具又令左右邀六雄將軍白額侯滄浪君又邀五豹將軍鉅鹿侯玄卯校尉且傳教曰今日貴客來願得盡歡宴故命奉請使者唯而去久之乃至前有六人皆黑衣鼎然其狀曰六雄將軍巴西侯起而拜六雄將軍亦拜又一人衣錦衣戴白冠貌甚獰曰白額侯也

又起而拜白額侯亦拜又一人衣蒼其質㬪岸曰滄浪君也巴西侯又拜滄浪亦拜又一人被斑文衣似白額侯而稍小曰五豹將軍也巴西又拜五豹將軍亦拜又一人衣褐衣首有三角曰鉅鹿侯也巴西揖之又一人衣黑狀類滄浪君曰玄邱挍尉也巴西侯亦揖之然後延坐巴西南向坐鋋北向六雄白額滄浪處于東五豹鉅鹿玄邱處于西既坐行酒命樂又美人十數歌者舞者絲竹既發窮極其妙白額侯酒酣顧謂鋋曰吾今夜

尚食君能為我致一飽耶鋋曰未卜君侯所以尚者願
敎之白額侯曰君之軀可以飽我腹亦何貴他味乎鋋
懼悚然而退巴西侯曰無此理奈何宴席之上有忤貴
客耶白額侯笑曰吾之言乃戲耳安有如是哉固不然
也久之有告洞玄先生在門願謁白事言訖有一人被
黑衣頸長而身甚廣其人拜巴西侯揖之與坐且問曰
何為而來乎對曰某善卜者也知君將有甚憂故輒奉
白巴西侯曰所憂者何也曰席上人將有圖君今不除

後必為害願君詳之巴西侯怒曰吾歡宴方洽何處有怪焉命殺之其人曰用吾言皆得安不用吾言則吾死君亦死將若之何雖有後悔其可追乎巴西侯遂殺卜者置于堂下時夜將半衆盡醉而皆卧于榻鋋亦假寐焉天將曉忽悸而寤見巳身卧于大石龕中其中設繡帷旁列珠璣犀象有一巨猿狀如人醉卧于地葢所謂巴西侯也又見巨熊卧于前者葢所謂六雄將軍也又一虎頂白亦卧于前所謂白額侯也又一狼所謂滄浪君

也又有文豹所謂五豹將軍也又一巨鹿一狐皆卧于前葢所謂鉅鹿侯玄卯𢮦尉也而皆寞然若醉狀又一𪓟形甚異死于龕前乃向所殺洞玄先生也鋋既見大驚即出山逕馳告里中人里人相集得百數遂執弓挾矢入山中至其處其後猿忽驚而起且曰不聽洞玄先生言今日果如是矣遂圍其龕盡殺之其所陳器玩莫非珍麗乃具事以告太守先是人有持真珠繒帛而過此者俱無何而失且有年矣自後絶其患也出廣異記

楊叟

乾元初會稽民有楊叟者家以資産豐贍聞于郡中一日叟將死卧而呻吟且經數月叟有子曰宗素以孝行稱于里人迨其父病罄其産以求醫術後得陳生者究其原是翁之病心也葢以財産既多其心為利所運故心已離去其身非食生人心不可以補之而天下生人之心焉可致耶如是則非吾之所知也宗素既聞之以為生心故不可得也獨修浮圖氏法庶可以間其疾即

召僧轉經命工圖鑄其像已而自賫食詣郡中佛寺飯僧一日因挈食去誤入一山逕中見山下有石龕龕有胡僧貌甚老而枯瘠衣褐毛縷成袈裟踞于磐石上宗素以為異人即禮而問曰師何人也獨處窮谷以人跡不到之地為家又無侍者不懼山野之獸有害于師乎不然是得釋氏之術者耶僧曰吾本是袁氏祖世居巴山其後子孫或在弋陽散游諸山谷中盡能紹修祖業為林泉逸士極得吟嘯人好為詩者多稱其善吟嘯于

是稍聞于天下有孫氏亦族也則多遊豪貴之門亦以善談謔故又以之遊于市肆間每一戲能使人獲其利焉獨吾好浮圖氏脫塵俗棲心巖谷中不動而在此且有年矣常慕歌利王割截身體及菩提投崖以飼餓虎故吾啖橡栗飲流泉恨未有虎狼噬吾吾亦甘受之宗素因告曰師真至人能捨其身而不顧將以飼山獸可謂仁勇俱極矣雖然弟子父有疾已數月進而不瘳其夙夜憂廹計無所出有醫者云是心之病也非食生人

之心固不可得而愈矣今師能棄身于豺虎以救其餓豈若捨命于人以惠其生乎願師詳之僧曰誠如是果吾之志也擅越為父而求吾吾豈有不可之意且吾以身委于野獸曷若惠人之生乎然今日尚未食願致一飯而後死也宗素且喜且謝即以所挈食置于前僧食之立盡而又曰吾既食矣當亦奉教然俟吾禮四方之聖也于是整其衣出龕而禮禮東方已畢忽躍而騰上一高樹宗素以為神通變化殆不可測俄召宗素厲而

問曰檀越向者所求何也宗素曰願得生人心以療吾父疾僧曰檀越所願者吾已許焉今欲先說金剛經之奧義且聞乎宗素曰某素尚浮圖氏今日獲遇吾師安敢不聽耶僧曰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檀越若要取吾心亦不可得矣言已忽跳躍大呼化為一猿而去宗素驚異惶駭而歸出宣室志

孫恪

廣德中有孫恪秀才者因下第遊于洛中至魏王池畔

忽有一大第土木皆新路人指云斯袁氏之第也恪遲
往叩扉無有應聲户側有小房簾幃頗潔謂伺客之所
恪遂褰簾而入良久忽聞啓關者一女子光容鑒物艷
麗驚人珠初滌其月華柳乍含其烟媚蘭芬靈濯玉瑩
塵清恪疑主人之處子但潛窺而已女摘庭中之萱草
凝思久立遂吟詩曰彼見是忘憂此看同腐草青山與
白雲方展我懷抱吟諷慘容後因來褰簾忽覩恪遂驚
慙入户使青衣詰之曰子何人而夕向于此恪乃語以

稅居之事曰不幸衝突頗益慙駭幸望陳達于小娘子青衣具以告女曰某之醜拙況不修容郎君久盼簾帷當盡所覩豈敢更廻避耶願郎君必佇內廳當暫飾裝而出恪慕其容美喜不自勝詰青衣曰誰氏之子曰故袁長官之女少孤更無姻戚唯與妾輩三五人據此第耳小娘子見求適人但未售也良久乃出見恪美艷愈于向者所覩命侍婢進茶果曰郎君即無第舍便可遷囊橐于此廳院中指青衣謂恪曰必有所須但告此輩

恪愧荷而已恪未室又覩女子之姸麗如是乃進媒而請之女亦忻然相受遂納為室袁氏贍足巨有金繒而恪久貧忽車馬煥若服玩華麗頗為親友之疑訝多來詰恪恪竟不寔對恪因驕倨不求名第日洽豪貴縱酒狂歌如此三四歲不離洛中忽遇表兄張閑雲處士恪謂曰既久睽間頗思從容頗攜衾綢一來宵話張生如其所約及夜半將寢張生握恪手密謂之曰愚兄于道門曾有所授適觀弟詞色妖氣頗濃未審別有何所遇

事之巨細必預見陳不然者當受禍耳恪曰未嘗有所遇也張生又曰夫人稟陽精妖受陰氣魂掩魄盡人則長生魄掩魂消人則立死故鬼怪無形而全陰也仙人無影而全陽也陰陽之盛衰魂魄之交戰在體而微有失位莫不表白于氣色向覩弟神采陰奪陽位邪干正腑眞精已耗識用漸隳津液傾輸根蔕蕩動骨將化土顏非渥丹必為怪異所鑠何堅隱而不剖其出也恪方驚悟遂陳娶納之因張生大駭曰只此是也其奈之何

恪曰弟忖度之有何異焉張曰豈有袁氏海內無瓜葛之親哉又辨慧多能足為可異矣遂告張曰某一生遭迍久處凍餒因滋婚娶頗似蘇息不能負義何以為計張生怒曰大丈夫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傳云妖由人興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且義與身孰親身受其災而顧其鬼怪之恩義三尺童子尚以為不可何況大丈夫乎張又曰吾有寶劍亦干將之儔亞也凡有魍魎見者滅沒前後神驗不可備數詰朝奉借倘攜密室必覩其狼狽

不下昔日王君携寶鏡而照鸚鵡也不然者則不斷恩愛耳明日恪遂受劍張生告去執手曰善伺其便恪遂携劍隱于室内而終有難色袁氏俄覺大怒而責恪曰子之窮愁我使暢泰不顧恩義遂興非為如此用心則犬彘不食其餘豈能立節行于人世也恪既被責慚顔惕慮叩頭曰受教于表兄非宿心也願以飲血為盟更不敢有他意汗落伏地袁氏遂搜得其劍寸折之若斷輕藕耳恪愈懼似欲奔迸袁氏乃笑曰張生一小子不

能以道義誨其表弟使行其凶險來當辱之然觀子之心的應不如是然吾匹君已數歲矣子何慮哉恪方稍安後數日因出遇張生曰無何使我捋虎鬚幾不脫虎口耳張生問劍之所在具以實對張生大駭曰非吾所知也深懼而不敢來謁後十餘年袁氏已鞠育二子治家甚嚴不喜參雜後恪之長安謁舊友人王相國縉遂薦于南康張萬頃大夫為經略判官挈家而往袁氏每遇青松高山凝睇久之若有不快意到瑞州袁氏曰去

此半程江壖有峽山寺我家舊有門徒僧惠幽居于此寺别來數十年僧行夏臘極高能别形骸善出塵垢倘經彼設食頗益南行之福恪曰然遂具齋蔬之類及抵寺袁氏欣然易服理粧携二子詣老僧院若熟其逕者恪頗異之遂將碧玉環子以獻僧曰此是院中舊物僧亦不曉及齋罷有野猿數十連臂下于高松而食于生臺上後悲笑捫蘿而躍袁氏惻然俄命筆題僧壁曰剛被恩情役此心無端變化幾湮沉不如逐伴歸山去長

笑一聲烟霧深乃擲筆于地撫二子咽泣數聲語恪曰
好住好住吾當永訣矣遂裂衣化為老猿追笑者躍樹
而去將抵深山而復返視恪乃驚懼若魂飛神喪良久
撫二子一慟乃詢于老僧僧方悟此猿是貧道為沙彌
時所養開元中有天使高力士經過此憐其慧黠以束
帛而易之聞抵洛京獻于天子時有天使來往多說其
慧黠過人長馴擾于上陽宮內及安史之亂即不知所
之於戲不期今日更覩其怪異耳碧玉環者本訶陵胡

人所施當時亦隨猿頸而往今方悟矣恪遂惆悵艤舟六七日携二子而迴棹不復能之任也出傳奇

崔商

元和中荆客崔商上峽之黔秋水既落舟行甚遲江濵有溪洞林木勝絶商因杖策徐步窮幽深入不三四里忽有人居石橋竹扉板屋茅舍延流詰曲景象殊迥商因前詣有凡衆十許延客姿貌言笑固非山壄之徒即升其居見廷内舍上多曝果栗及窺其室堆積皆滿須

臾則自外齎頁衆果累累而去商謂其深山窮谷非能居焉疑為妖異忽遽而返衆尼援引留連詞意甚懇商既登舟訪于舟子皆曰此猿猱耳前後遇者非一賴悟速返不爾幾為所殘商即聚僮僕挾兵杖亟往尋捕則無踪跡矣出集異記

太平廣記卷四百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四百四十六　宋　李昉等　編

畜獸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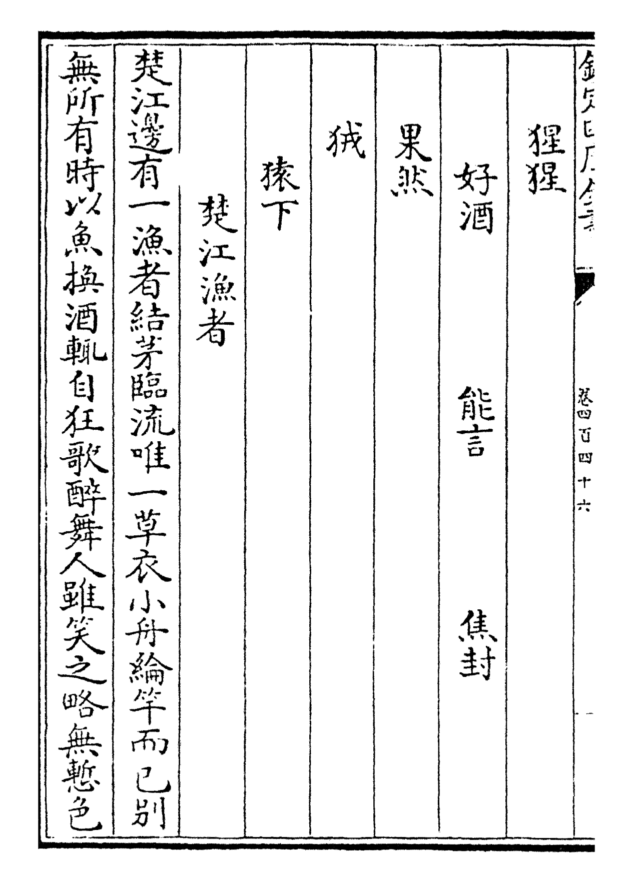
猿下

楚江漁者　王仁裕

獼猴

狙貽　徐寂之　張寓言

薛放曾祖　楊于度　獼猴



猩猩

好酒　能言　焦封

果然

狨

猿下

楚江漁者

楚江邊有一漁者結茅臨流唯一草衣小舟綸竿而已別無所有時以魚換酒輒自狂歌醉舞人雖笑之略無慙色

亦不言其姓氏識者皆以為漁之隱者或有問之曰君之漁隱人之漁耶漁人之漁耶漁者曰昔姜子牙之漁嚴子陵之漁書于青史皆以為隱人之漁也殊不知不釣其魚釣其名耳隱人之漁高尚乎漁人之漁高尚乎若以漁人之漁但有明月和風浪靜得魚供庖宰一身足餘則易酒獨醉又焉知隱人之漁漁人之漁也問者深歎伏之忽一日有一人挈一小猿經於此其漁者見之悲號不止其小猿亦不肯前去似有惓戀之情其人甚怪漁者乃堅拜求此小猿言是余前

年中所失者是一山僧付與幸垂憫察以見賜庶余不負山僧之義其人驚念遂特賜之漁者常恩養是小猿經一載忽告漁人輩曰我自於南山中有族屬今日辭爾輩歸之遂跳躍化為一老猿攜其小猿奔走不知所之出瀟湘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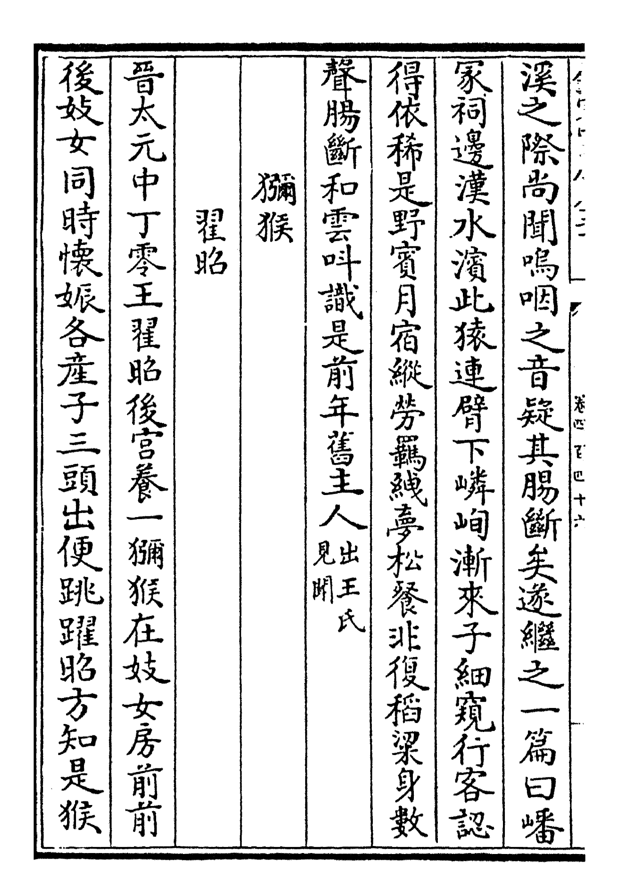
王仁裕

王仁裕嘗從事於漢中家於公署巴山有採捕者獻猿兒焉憐其小而慧黠使人養之名曰野賓呼之則聲聲應對經年則充博壯盛靡縶稍解逢人必齧之頗亦為

悲仁裕叱之則弭伏而不動餘人縱鞭箠亦不畏其公衙子城繚繞並是榆槐雜樹漢高廟有長松古栢上烏巢不知其數時中春日野賓解逸躍入叢林飛趕于樹梢之間遂入漢高廟破烏巢擲其雛卵于地是州衙門有鈴架羣烏遂集架引鈴主使令尋烏所來見野賓在林間即使人投瓦礫彈射皆莫能中薄暮腹枵方餒而就縶乃遣人送入巴山百餘里溪洞中人方回詢問未畢野賓已在厨内謀餐矣又復縶之忽一日解逸入主

帥厨中應動用食器之屬並遭掀撲穢汚而後登屋擲瓦折塼主帥大怒使衆箭射之野賓騎屋脊而毀拆塼瓦箭發如雨野賓目不妨視口不妨呼手拈足擲左右避箭竟不能損其一毫有使院老將馬元章曰市上有一人善弄猢猻乃使召至指示之曰速擒來于是大猢猻躍上衙屋趕之踰垣驀巷擒得至前野賓流汗體浴而伏罪主帥亦不甚詬怒衆皆看而笑之于是頸上係紅綃一縷題詩送之曰放爾丁寧復故林舊來行處好

追尋月明巫峽堪憐靜路隅巴山莫厭深棲宿免勞青
嶂夢躋攀應愜碧雲心三秋果熟松梢健任抱高枝徹
曉吟又使人送入孤雲兩角山且使縶在山家旬日後
方解而縱之不復再來矣後罷職入蜀行次嶓冢廟前
漢江之壖有羣猿自峭巖中連臂而下飲於清流有巨
猿捨羣而前於道畔古木之間垂身下顧紅綃彷彿而
在從者指之曰此野賓也呼之聲聲相應立馬移時不
覺惻然及聳轡之際哀叫數聲而去及陟山路轉壑回



溪之際尚聞嗚咽之音疑其腸斷矣遂繼之一篇曰嶓冢祠邊漢水濱此猿連臂下嶙峋漸來子細窺行客認得依稀是野賓月宿縱勞羈絏夢松餐非復稻粱身數聲腸斷和雲叫識是前年舊主人出王氏見聞

獮猴

翟昭

晉太元中丁零王翟昭後宮養一獮猴在妓女房前前後妓女同時懷娠各產子三頭出便跳躍昭方知是猴

所為乃殺猴及十子六妓同時號哭昭問之云初見一年少着黄練單衣白紗帢甚可愛語笑如人出續搜神記

徐寂之

太元末徐寂之常野行見一女子操荷舉手麾寂之寂之悦而延住此後來往如舊寂之便患瘦瘠時或言見華房深宇芳茵廣筵寂之與女觴餚宴樂數年其弟睟之聞屋内羣語潛往窺之見數女子從後戸出唯餘一者隱在簀邊睟之逕入寂怒曰今方歡集何故唐突忽復共言云簀

中有人睟之即發看有一牝猴遂殺之寂病漸瘳出異苑

張寓言

山人張寓言素有道術博學多才常寓居於朝士家其宅大且凶主人移出寓言出飲甚醉而還不知其家已出遂寢於堂廡下夜半後頗醒竪告之寓言懼時夜昏黑乃有引其架上書者寓言自暗窺之乃鬼也集于書案之旁寓言計將擊之因起寓言多力先叱之鬼稱葦寓言毆之而踏其喉就地又擊之因絕聲大呌云吾擒

得鬼守者遂以犬至乃一獮猴也被擊已死方知惧焉先是一沐猴不知何來每夜入人家偷竊及寓言以為鬼而殺之一里無患矣出紀聞

薛放曾祖

薛放尚書曾祖為湖南刺史罷郡京中閒居善治家旦暮必策杖檢校其宅常晨起因至厨中見竈内有燈熒熒然薛怒其爨者曰燈不滅又置竈中何也及至竈前視之忽見一獮猴子長六七寸前有一小臺盤子方圓

尺餘內食品物皆極小而甚備又前置一盞燈猴對之而食薛大駭異乃以拄杖剌之竈雖淺而盡其杖終不能及乃命妻子僮僕觀之皆莫測不知所為其猴忽置燈于盤子上以頭戴盤而出竈人行至堂前階上復設燈置盤而食傍若無人薛氏驚懼乃令子弟出外訪求術士以禳之及出門忽逢一道士乘驢謂薛氏子曰郎君神情極甚倉卒必有事故適過此宅見妖氣甚盛其平生所學道術以濟急難如有事請為郎君除之薛子

大喜下馬拜請至宅使君具簪簡出迎妻女等悉拜迎坐于中堂猴見道士亦無懼色道士曰此乃使君積世深寃今之此來為禍不淺使君及薛子悲涕求請良久道士曰有幸相遇當為袪除然此物終當屈辱使君方肯解釋薛曰苟得無他敢辭屈辱道士曰此猴今欲將臺盤及燈上使君頭上食必當去可乎薛不敢辭妻子皆泣曰此是精魅物安可置頭上乞尊師別為一計道士曰不然先將臺盤子于頭上後令于盤中食之可乎

妻子又曰不可道士曰不然無計矣薛又哀祈之良久道士曰家有厨櫃之類乎令使君入其中令猴于其上食可乎皆曰可乃取木櫃中施裀褥薛入櫃中閉之猴即戴臺盤提燈而上乃置之而食妻子環繞其旁共憂涕泣忽失道士所在驚駭求覔之次猴及臺盤燈亦皆不見遂開櫃視之使君亦不見舉家號哭求覔無復踪跡遂具喪服以櫃招魂而塟焉出靈怪集

楊于度

蜀中有楊于度者善弄胡猻于闤闠中乞丐于人常飼養胡猻大小十餘頭會人語或令騎犬作參軍行李則呵殿前後其執鞭驅策戴帽穿靴亦可取笑一時如弄醉人則必倒之卧于地上扶之久而不起于度唱曰街使來輒不起御史中丞來亦不起或微言侯侍中來胡猻即便起走眼目張惶佯作懼怕人皆笑之侯侍中弘實巡撿內外主嚴重人皆懼之故弄此戲一日內廄胡猻維絕走上殿閣蜀主令人射之以其蹻捷皆不之中竟不能捉獲者三日內豎

奏楊于度善弄胡猻試令捉之遂以十餘頭入望殿上拜拱手作一行立内廐胡猻亦在舍上窺覰于度高聲唱言奉敕捉舍上胡猻來手下胡猻一時上舍齊手把捉内廐胡猻立在殿上蜀主大悅因賜楊于度緋衫錢帛收係教坊有内臣因問楊于度胡猻何以教之而會人言語對曰胡猻乃獸寔不會人語于度緣飼之靈砂變其獸心然後可教内臣深訝其說則有好事者知之多以靈砂飼胡猻鸚鵡犬鼠等以教之故知禽獸食靈

砂尚變人心人食靈砂足變凡質出野人閑話

獼猴

獼猴見僧即必圍遶狀如供養戎瀘夷獠亦啗此物但於野外石上跏趺而坐以物蒙首有如坐禪則必相悅而來馴擾之逡巡衆去唯留一個伴假僧偶坐僧以斧擊將歸充食他日更要亦如前法擊之然衆竟不之覺又被人以其害稼乃致酒糟盆盛措於野逕仍削木棒可長一二尺者三五十條於側邊其猴啗糟醉後拈棒

相擊脚手損折由此併獲是知嗜酒者得不鑒斯獸之賈害乎出北夢瑣言

猩猩

好酒

猩猩好酒與屐人欲取者置二物以誘之猩猩始見必大詈云誘我也乃疾走而去之去而復至稍稍相勸頃盡醉其足皆絆或圖而贊之曰爾形唯猿爾面唯人言不忝面智不適身淮陰佐漢李斯相秦㠯若箕山高卧養真出國史補

能言

安南武平縣封溪中有猩猩焉如美人解人語知往事以嗜酒故以屐得之檻百數同牢欲食之衆自推肥者相送流涕而別時餉封溪令以帊蓋之令問何物猩猩乃籠中語曰唯有僕并酒一壺耳令笑而受之養畜能傳送言語人不知也 出朝野僉載

焦封

前浚儀令焦封罷任後喪妻開元初客遊于蜀朝夕與

蜀中富人飲愽忽一日侵夜獨乘騎歸逢一青衣如舊相識馬前傳語邀封封方酒酣遂笑而從之心亦疑是怏相邀俄至一甲第屋宇崢嶸既堅請入封乃下馬入之須臾有十餘婢僕至並衣以羅紈飾之珠翠皆美麗其容質此女僕齊稱夫人欲披揖封驚疑未已有花燭兩行前引見大扇擁蔽一女子年約十七八殊常儀貌遂令開扇引封前拜揖于堂而坐前後設殽漿玉饌奏以女樂乃勸金樽于封夫人索紅牋寫詩一首以贈詩

曰妾失鴛鴦伴君方萍梗遊小年憔悴後只恐若相留封捧詩披閱沉吟良久方飲盡遂復酌金樽仍酧以一絶詩曰心常名宦外終不恥狂遊誤入桃源裏仙家爭肯留夫人覽詩笑而言曰誰教他誤入來要不留亦恐不得也封亦笑而荅曰却恐不留誰怕留千年萬年夫人甚喜動顔色乃徐起佯醉歸帳命封伸伉儷之情至曙復開綺席歌樂嘹亮又與封共醉仍謂之曰妾是都督府孫長史女少適王茂王茂客長安死妾今寡居幸

見託于君子無以妾自媒為過當念卓王孫家文君慕相如曾若此也封復閒是語轉深眷戀不出經月餘忽自獨行而語曰我本讀詩書為名宦今日名與宦諸未稱心而沉迷于酒色月餘不出非丈夫也侍婢聞者告于夫人夫人謂封曰妾是簪纓家女君是宦途中人與君匹偶亦不相虧耳至于却欲以名宦榮身足得詣金闕謁明主也妾爭敢固留君身抑君顯達乎何傷歎若是封曰幸夫人念我無使我虛老蜀城夫人遂以金寶

送封入闕及臨岐泣別仍贈玉環一枚謂封曰可珍重藏之我阿母與我幼時所弄之物也復吟詩一首以送詩曰鵲橋織女會也是不多時今日送君處羞言連理枝封覽詩受玉環愴情尤甚不覺沾灑留詩別曰但保同心結無勞織錦詩蘇秦求富貴自有一回時夫人見詩悲哽良久復勸金爵而別封雖已發志回京洛為名宦亦常悵恨別是佳麗方登閣道見嶮巇深所鬱鬱怨回顧遙見夫人奔逐遂驚異以伺之遽至封前悲泣不

已謂封曰我不忍與君離因潜奔趂君不謂今日復覩君之容幸挈我之京輦封疑訝復且喜遂相携達前旅次至昏黑有十餘猩猩來其妻奔出見之喜躍倍常乃顧謂封曰君亦不顧我東去我今幸女伴相召歸山願自保愛言訖化為一猩猩與同伴相逐而走不知所之

出瀟湘録

果然

劒南人之采果然者得一果然其數十果然可得何哉

果然有傷其類者聚族悲啼雖殺之不去此禽獸之狀而人心也樂羊張仁愿史牟則人之狀而禽獸心也出國史補

狨

狨者猿猱之屬其雄毫長一尺尺五者常自愛護之如人披錦繡之服也極嘉者毛如金色今之大官為暖座者是也生於深山中羣隊動成千萬雄而小者謂之狨奴獵師採取者多以桑弧檑矢射之其雄而有毫者閗

人犬之聲則捨羣而竄拋一樹枝接一樹枝去走如飛或于繁柯穠葉之内藏隱其身自知茸好獵者必取之其雌與奴則緩緩旋食而傍其樹殊不揮霍知人不取之則有携一子至十子者甚多其雄有中箭者則拔其矢嗅之覺有藥氣則折而擲之嚬眉愁沮攀枝蹲于樹巔于時藥作抽掣手足俱散臨墮而却攬其枝攬是者數十度前後嘔噦呻吟之聲與人無别每口中涎出則悶絶手散墮在半樹接得一細枝稍懸身移時力所不

濟乃墮于地則人犬齊到斷其命焉獵人求嘉者不獲則便射其雌雌若中箭則解摘其子摘去復來抱其母身去離不獲乃母子俱斃若使仁人觀之則不忍寢其皮食其肉若無惻惻之心者其肝是鐵石其人爲禽獸昔鄧芝之射猿其子拔其矢以木葉塞瘡芝曰吾違物性必將死焉於是擲弓矢于水中山民無識安知鄧芝之爲心乎出玉堂閒話

大平廣記卷四百四十六